

回归老屋(小小说)

□夏肇中

前几年，村里的赵大爷与孙子吵得不可开交。为啥？为了孙子让赵大爷夫妇俩由楼房搬迁到老小屋的缘故。

赵大爷与老伴已是耄耋之年，近九十岁的老俩口身体虽逐渐衰老，但生活尚可自理。小玄孙已经成年，找了对象准备结婚。村里人都夸赵大爷福气好，四世同堂，又是健康长寿。

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人们意料。赵大爷夫妻俩与子女产生了矛盾，拌了嘴，吵了架。

赵大爷家在农村，世代务农，解放前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，生活十分困难，温饱都不能保障，哪能奢谈住瓦房楼房。家宅就是芦编墙壁、毛竹梁柱、稻草屋顶的简陋小草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赵大爷分到土地，后来入了社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赵大爷爹娘已过世，由赵大爷当家，在老草房前边新造了几间平瓦房。

改革开放后，赵大爷儿子当家，办了个小工厂，全家一起努力，收入成倍增加。有了钱，农村居民根据传统习惯首先考虑的是建造更好的住宅。于是拆了平瓦房，在原地建造了一幢三上三下的新楼房。那几间老草房仍保留着，堆放杂物什么的，但拆了芦壁，换上砖墙，推掉茅草，换上平瓦，旧貌变新颜，且称呼改为老小屋。

新楼建成后，二楼三间房由东到西分别由孙子、儿子和赵大爷居住。因为西面那间房的山头墙下午受太阳烤晒，夏天比较热，赵大爷为照顾孙子，自己吃苦点无所谓，就主动住了。

后来孙子结了婚，不久孙媳妇怀孕生了玄孙，玄孙一天天长大。儿子就和赵大爷商议说：“爸，您能否搬到楼下住，我搬到您住的那间，腾出一间让您孙子。一来您玄孙逐渐长大，需要一间房独立居住，二来您和妈年岁逐渐老了，腿脚不那么利索，天天爬楼梯很吃力，还不安全。”儿子的话很有道理。赵大爷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，第二天就从楼上搬到了底层东边的那间房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，赵大爷的玄孙也成人了，去服了三年兵役，回乡后经人介绍找了个姑娘准备结婚。此时节，由孙子当家。孙子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孩子的婚房安在哪里？他先征求父母的意见：“爸、妈，我儿子要结婚了，我想把二楼东面两间房安排为儿子婚房，我们夫妻俩搬到西边您住的那间，爸妈搬到楼下东间住。不过，阿公阿婆搬到哪里住好？”

赵大爷儿子感到为难，因为底层另外两间是厨房和客堂，不能做房间，只有后面的老小屋还空着，整理拾掇一下可以住人，但不知老头子是否同意搬进去，需要与他商量。

谁知很不巧，正当儿子、孙子准备要与赵大爷商量时，赵大爷突然中风，送往县医院抢救。由于及时送医，命保住了，但需要继续住院治疗，于是赵大妈去医院陪床。此时，赵大爷玄孙的婚期已定，请柬都发出去了，再不准备好婚房，那就要误事出洋相了！

时间不等人，当家的孙子当机立断，对其父亲说：“老祖父生病住院，就不与他商量了，就按原来的方案办，让老祖父暂时搬到后边早前的老小屋住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婚事紧迫，就这样定了，不过要请人搞搞卫生，粉刷一下，添些生活设备，让老人住得舒适些。”孙子说：“那当然，在装修婚房时会一并安排的。”就这样，全家住房调整顺利完成，赵大爷玄孙也顺利办了喜酒，结了婚。

不久，赵大爷病情好转出院回到家，一见自己夫妻俩的房间由楼房底层搬到了后边的小屋里，不由火冒三尺，不愿听儿子、孙子这样那样的解释，与儿子、孙子吵起来了，说他们“趁人之危”，不尊重老人，不孝顺……喋喋不休，不肯停歇。赵大娘见状，劝老头子：“子子孙孙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他们有他们的难处，你就体谅一下，谦让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何况现在老小屋房间环境设施也不差，就不要吵吵嚷嚷了，要注意自己身体……”赵大爷虽然听了老伴的劝，停止了唠叨，但心里还是忿忿不平。从此与儿子、孙子见面拉长了脸，不搭腔。

一天，赵大爷的老朋友向凯来探望。向老伯是赵大爷的发小，当过村干部，因见多识广，心胸豁达，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“想得开”。“想得开”与赵大爷友谊长存，有空经常来探望赵大爷，两人对脚板，咪咪小酒叙叙旧，聊聊天。

今日，赵大爷一见向凯，就把儿孙未经同意，趁其生病住院期间将他住房由楼房搬迁到老小屋，让他非常生气的东西，唠唠叨叨地向老友倾诉了一番，说这样的小辈真没有良心。

“呵！呵！呵！”听完赵大爷的倾诉，向凯笑了，说：“赵大哥我很同情你，你孙子擅自决定搬你住房，虽然做法有欠缺，但也不算上错，一来你玄孙结婚时间紧迫，刚巧你中风住院处于危险阶段，家人怕你受刺激不与你商量没有错；二来现在农村，不都是老的让小的，随着一代代小辈出生，不少农村老一辈的人先由老小屋搬到新楼房，再由楼上搬到楼下，最后由楼下搬回老小屋，绕了一个圈子回归出发地。因此，你孙子的决定也错不到哪里。”

向凯接着告诉赵大爷，自己住房早已回归老屋了，对环境与设施进行了改善，住得也挺舒服，蛮好的。

最后向凯与赵大爷开起玩笑：“我说老兄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腿脚不便外面走的少，村里的事情了解不多。万事要看得远，想得开。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要活一天开心一天，别再去钻牛角尖，去计较住哪里高级，哪里低级了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老朋友一席话，使赵大爷茅塞顿开，心情豁然开朗。

不久前听说，赵大爷玄孙进入县城工作，孙子就在县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，玄孙小夫妻俩，孙子孙媳都搬到城里住了，只有节假日和村里亲戚有事才回乡下住几天，平时老楼房空着，赵大爷想搬去住，随他的便了。

伊朗的植物

□凌鼎年

经辉煌的子遗吧。

我还发现伊朗有蓖麻，这植物我小时候种过，还曾炒过蓖麻籽吃，很香很油，只是近年很难见到蓖麻了。没想到在异国他乡的伊朗见到了久违的蓖麻，唤起了童年的记忆。

我还在行道树中见到了一棵又一棵楝树，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一带是很普遍的树种。因为会结一粒粒比黄豆大的青果子，我们俗称“楝树果果”，秋天果子就会泛黄，会挂在树上。但这种树生长快、木质松，不派大用场，没人专门种，逐渐淘汰，如今在城市几乎没有它的踪迹，没想到在伊朗见到了它熟悉的身影。

伊朗的土地，不少是戈壁草原，没什么植被。在车上远远望去，星星点点的是骆驼刺、芨芨草等，还有就是枯萎的一种草，叶枯了，花还在，一朵一朵的呈白色，花瓣是针状的。导游说是带刺花。我感觉像中国的大蓟草，只是大蓟草没有那样大。后来在观光车停下接人时，我特地跳下车，冲过去近距离观察、拍摄，我觉得与中国的大蓟草应该是同一品种。但大蓟草在中国是一味中草药，有人挖，有中药店收

购，故不可能任其疯长，也就不可能长得如此高大。

有天晚上在一个花园饭店露天吃晚餐，园中有几棵特别高大的树，但灯光下只能看到光溜溜的树干，树叶依稀可辨，树冠影影绰绰，我判断是槭树，问了伊朗导游卡拉米， he说是梧桐，我觉得有疑。吃罢晚饭，我见到了相对矮小的同类树木，用“花伴侣”识别，跳出来是糖槭。

要说没见过的花草树木也有，但确实不多，譬如像餐厅餐桌上小花瓶里插着的朱顶红，摆放的蓝花草，我就识不得。还有像毛黄桷、红桧等树木，我也没有见过。像油橄榄在中国江浙沪一带也难见到，但在以色列就很普遍。

总而言之，伊朗的植物与我家乡太仓一带的太像太像了，难道因为都属亚洲，是经纬度相似的关系？可查后，与江浙沪并非一个经纬度。要说地理环境，伊朗是沙漠地带，我家乡太仓是江南水乡；要说气候，伊朗一年下不了两三次雨，江南是多雨地区，可以说是天差地别，但植物却大同小异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啃秋(外一首)

□李振恰

稻子是懂风的
风一摸
它就黄了
水是懂光的
日光、月光 只要探出头
它就眨巴眨巴地闪
孩子最懂自然
他们正啃着瓜呢
就立秋了

皈依

长夏的白昼聒噪
我偏爱
晨昏——
西边的月还未燃尽
东边金灿灿地盛放

萤火虫提着灯笼飞走了
蝉，留下几声啾啾

凉风有信
我等一片叶黄

陪着我的荻和稻
打个盹的功夫
潮土地低下了头

我忽然也想皈依了
向着
包围我的一切事物



探寻“太仓老家生”：雨衣

蓑衣是旧时人们普遍用的雨衣，主要有棕蓑衣、草蓑衣等。

棕蓑衣，即以棕丝编织的雨具。旧时农村房前屋后到处长着棕榈树，树干上裹着层层棕片。因此，要使用棕丝时，携把刀将一片片的棕丝剥下，去掉棕叶，晾干后择时编制棕蓑衣。棕蓑衣均为长衣，无袖，但有宽大的披肩略上翘，中间用蓑骨做成圆领口。整件蓑衣好像一只大蝴蝶，披在身上，再大的雨也不会让人淋湿。

草蓑衣是棕蓑衣的前辈。最早的蓑衣是用不易腐烂的蓑草编织成的，蓑草又名龙须草、羊胡子草，因其茎圆而细长，不生节，拉力好，大小一样，色泽乳白，是编制蓑衣的上乘原料。由于蓑草长度在1.5米左右，而一般蓑衣长度在1.3米左右，所以草蓑衣的背、胸、肩是垂直连片的，即以蓑草为经，细麻绳为纬，横向一条一条缝制，领口、胸襟用细麻绳绕边，既牢固美观，又不会渗水。

（来源：《太仓老家生》）



天镜湖彩霞

□赵炎 画

巧果

□龚志明

“芋结之形”，油余令脆，专在七夕前上市，人们称它为“巧果”。芋结为苕麻绳结，是明代婚礼中男女各执一端的“同心结”，这种象征夫妻和睦的“同心结”巧果，一经推出便受到人们的欢迎。从此，七夕吃巧果的风俗便流传开来。

《清嘉录》曰：“七夕前，市上已卖巧果，有以面和白糖，绉作芋结之形，油余令脆者，俗呼为芋结。至是或偕花果，陈香蜡于庭，或露台之上，礼拜双星以乞巧。”可见，流传至苏州的巧果与“同心结”是一样的。这种食物也流传到太仓，但不叫“芋结”而叫“油绳”，以面粉和白糖或糖精拧成绳形，油炸而成。油绳制作很方便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，我小时候也做过。巧果在流传过程中，各地为制作方便进行了改进，从而形成了以麦面、米面、豆面或薯面为原料的各式各样的巧果。

其实，太仓人七夕吃巧果的习俗历史悠久，早在第一部州志《弘治太仓州志》已有记载：“七月七日，妇女陈瓜果，对月穿针乞巧。”清嘉庆年间，出现了油炸巧果，《直隶太仓州志》云：“七夕，漫面簇花入油煎之，曰巧。”清末民初，巧果中又增加了油余兰花豆，《宣统太仓州志》道：“七月七夕，漫面簇花及剪蚕豆入油煎之，曰巧。”以后的

岁月里，巧果的内容不断丰富，最终形成了“七夕吃七巧”的独特习俗。1991年出版的《太仓县志》载：“七夕晚上要吃七巧：薰鱼、薰蛋、油余麻叶、油余兰花豆、鲜藕、红菱、花红……现均废。”吃七巧的习俗在浏河、新塘、岳王等乡镇志中均有记载，流传甚广。油余麻叶，是一种“以面粉、芝麻制成麻叶的油炸食品”（《双凤镇志》），也叫油花。还有一种与油余麻叶相似的油炸食品，叫油扁鸡。由此可见，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创新，巧果的内涵发生了变化，不仅仅是油炸食品，只要是七夕之夜所用的食品，都称之为巧果。

七夕乞巧活动和吃七巧习俗一直延续至上世纪中叶。清末《宣统太仓州志》仍有吃巧果、穿线、染指甲等风俗的记载。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些习俗慢慢开始消亡。《新塘镇志》记：“乡间晚上吃七巧：薰鱼、油余麻叶、鲜藕、红菱、花红（小苹果）等。姑娘们为向织女乞求智巧，要在月光下以丝线穿过针孔。此俗在1996年后废除。”七夕的习俗早已不存，但油余麻叶、油余兰花豆、油绳、油扁鸡等巧果食品流传了下来，现在民间还有，偶尔还能吃到它们。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